

廣 西 猕 山 調 查 雜 記

龐 新 民

廣東國立中山大學生物採集隊，於民國十七年，第一次入廣西猺山採集動植物標本，隊員任國榮君，著有廣西猺山兩月觀察記行世。民國二十年春季，余隨生物系採集隊第四次入廣西猺山，主隊住羅香猺村。外分二支隊：一住古陳，一住羅蒙。余住古陳分隊中，於採集標本之暇，常調查各猺村之風俗習尚。其有為任君觀察記中所無，又多為猺人所固守者，則援筆拉雜記之，以補任君所未及。至文之工拙則不計也。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龐新民，記於長沙明德學校。

目 錄

- | | |
|---------------|-------------|
| 一· 猕山寬度之大概 | 九· 死葬 |
| 二· 五種猺人之村莊及姓氏 | 十· 耕種及農具田產等 |
| 三· 社會組織 | 十一· 敬神 |
| 四· 漢猺之關係 | 十二· 迷信 |
| 五· 服飾 | 十三· 疾病與醫藥 |
| 六· 飲食 | 十四· 出產 |
| 七· 住 | 十五· 板猺之故事二則 |
| 八· 婚嫁 | 十六· 風俗 |

(一) 猟山寬度之大概

廣西猺山爲平南、修仁、象縣、桂平、蒙山、昭平、武宣七縣所包圍。當北緯二十四度，西經六度與七度之間。其面積爲若干方里，無文獻可攷。各縣縣誌亦多言之失實，語焉不詳。據熟悉猺山情形之猺人稱，貫穿猺山東西，每日行路十堂（每堂十里），須兩日有奇，南北較闊。大概東西距離約二百里，南北過之。其確數則有待他日精細之測量也。

(二) 五種猺人之村莊及姓氏

五種猺人所居之村落 廣西猺山各村落，悉爲猺人所佔領。猺人有五種：爲正猺，寨山猺，花籃猺，板猺，山子猺。各有所居之村落。據猺人稱山中有七十二猺村，實際仍不祇此數，蓋因繁殖而有另闢之新村也。（以板猺爲最多。）茲將猺村名，及已查得之村中戶數記載如下：（此係由猺人及熟悉猺山情形之漢人所口述，其錯誤別字必難免。）

正猺所居之村落及戶數

村名	戶數	村名	戶數	村名	戶數
龍軍	二十多	羅香	三十六	逕五	六
平貢	八九	羅葉 <small>（現屬漢人）</small>		羅州	五
那歷	八	羅蓮	三十二	平林	
伯牛	二十	羅蒙		上古陳	二十八
下古陳	二十	賽村	五	橫村	六
洛娥	五六				

花籃猺所居之村落及戶數

村名	戶數	村名	戶數	村名	戶數
六巷 <small>（又稱羅昂）</small>	三十三	古浦	十三	門頭	二十八
黃雙	一十五	大欒	二十四	犬二	
六團	十一	丈義	七八	平林	

羅丹 二十二

寨山猺所居之村落及戶數

<u>村名</u>	<u>戶數</u>	<u>村名</u>	<u>戶數</u>	<u>村名</u>	<u>戶數</u>
金秀	五十六	白沙	二十四	六娜	四十七
石地	三十三	丈義		太保	
楊樓		三片	十多	六段	二十多
六項	十多	將軍	十多	土縣	十多
滴水(分上下兩村)		福全		嶺祖	四十多
排勒	四十多	羅蒙		融洞	
長洞		劉村		田村	
蒙村		美村		道光	

板猺所居之村名及戶數

<u>村名</u>	<u>戶數</u>	<u>村名</u>	<u>戶數</u>	<u>村名</u>	<u>戶數</u>
潮陽	一十二	田頭	十一	大凸	
小花	五	鷄也		六閉	
大俐		古安		大橋	
六廟	七	聖堂	三	洪台	
落西		洪冲		大曹	一十九
仙寧橋	一十八	石奸		喇叭	
冷冲		新村		長灘	
古宜		大嶺		四水	
鷄冲	三	華冲	三	平冲	五
大四	五	花籃	二		

板猺之村落頗小，而又散處於各猺之中，實則不祇此數。山子猺之村落及戶數

<u>村名</u>	<u>戶數</u>	<u>村名</u>	<u>戶數</u>	<u>村名</u>	<u>戶數</u>
石門		朋加		石院	

喇冲	黃鉗	古戈
平銀冲	黃倫	六棉
圳埂	花雷洞	古罩
老娥	大步	

九十三河口 在古陳一帶，有「九十三河口」之成語，所謂「九十三河口」者係指沿上古陳下古陳六巷門頭古浦大欖黃雙下嶺等村中間一條溪流之猺村而言，並非指全猺山也。

五種猺人之姓氏之最多者

正猺 最多者爲趙盤二姓，羅陸梁次之。

花籃猺 最多者爲籃胡馮三姓，相姓次之。

寨山猺 最多者爲蘇金陶三姓，全姓次之，莫鍾蘭梁羅較少。

板猺 最多者爲黃龐馮三姓，趙姓較少。

山子猺 黃李盤蔣四姓人數略相上下。

猺人之貧富與人口之多寡 五種猺人，板猺山子猺兩種，完全無田地，且多隨時遷徙。正猺花籃猺寨山猺三種，多有田產，自耕或佃給他人。自耕猺每年收穫之穀，有多至數百雙（田之面積，不用丈量，亦不以升斗計，以每年所獲得穀之束數計之。猺人割穀，連穗担入村中，晒乾後，紮成較大之束，每束以八斤爲準，稱爲『一支』，兩支稱爲『一雙』。亦有重至十斤或九斤，輕祇六七斤者。田之面積，以雙數之多少代之。）或千餘斤者。人口則以板猺爲最多，寨山猺次之，正猺又次之，花籃猺更次之，山子猺最少。茲將五種猺人人口之概數列下：

板猺 約四千內外

寨山猺 約三千強

正猺 約二千強

花籃猺 約一千強

山子猺 約五百強

正猺與板猺之區別 正猺之神龕，設於廳堂之正中，板猺則設於廳堂之東隅或西隅；板猺信巫教，正猺則否；正猺祖先失傳，板猺奉狗頭王爲祖先：此正猺與板猺

之區別也。

廣東北江猺山之猺人，與廣西猺山之板猺係同種。據猺人談，板猺特徵（1）奉狗頭王爲神，（2）其神龕必設於廳堂上面之東隅或西隅，（3）女人衣之前後襟有方塊花紋，（4）女人頭巾摺成形似狗耳之兩角：就以上各種特徵，足以證明廣東北江猺山之猺人與廣西猺山之板猺係同種。

（三）社會組織

各縣管轄猺山之情形 廣西猺山爲修仁象縣平南蒙山桂平五縣所管轄。以管轄猺村之多少論，則以修仁爲最，平南次之，象縣更次之，蒙山桂平極少。以管轄地段內猺人所屬種類之大概區別之，則修仁所轄者爲寨山猺，內有花籃猺數村。平南所轄者爲正猺。象縣所轄者爲花籃猺。（花籃猺居十之七八，內正猺寨山猺各三數村。）此外板猺山子猺兩種則雜處其間，各縣均轄有之。桂平所轄僅黃沖之板猺數村。蒙山所轄僅嶺祖排勒之寨山猺兩村。昭平武宣二縣雖與猺山毗連，而未在山內轄有土地。

村長之產生及其職權 猺山各村皆有村長，凡村與村之關係及交涉，悉以村長爲主體。小村僅一村長，大村則三人或四人不等。大概均係粗識文字，略知事理，辦事尚有能力，而又善於說詞者。其能力較大者，則以之對外。村中大小事務及對外事情，取合議公決制。公決後，即分頭執行。頗合現世新法規。

村長之產生，在先悉屬公舉，或以較多數之同意每次請其出而辦理村中事務，日久遂視爲村中首領（村長）。近數年來，因與所轄政府發生關係，亦有由官廳委任者。如上古陳之老村長爲盤公謝，後啓村長爲盤少松盤輝明盤輝廷等三人。公謝與輝明係村中所公推，少松與輝廷係某營長所委任者。

團總與村長 猺山自前清以來即設有團防。在未有團防之先，完全係村長制。村長之制權較團總爲小，故村長多兼任團總。現在猺山四團之團總，悉爲較大猺村之村長所兼任。因一團之團總有限，官廳爲利用計，對於村長亦有給以委狀者。（如上古陳村長盤少松盤輝廷是。）廣東北江猺山之『猺練』，其制權與團總略同，多由官廳委任熟悉猺俗之漢人充之。與廣西猺山之團總完全由猺人充任者有異。

猺山有團之由來。猺山歷來爲匪盜之逋逃淵藪，或爲落魄者之世外桃源。前清鎮軍李國治曾統兵入猺山，勦滅匪盜，將其肅清，全山猺民得安生業。後復代設辦法，令將猺山全境劃爲四區：(1)羅香，(2)金秀，(3)滴水，(4)羅昂，(即六巷)分別成立四個團體。此猺山有團防之始。小事由各團自理，大事則招集各團團總會議公決，然後進行。因羅運猺村適當四團中心，便規定羅運爲猺團會合辦公地點。此以前所規定者。現均率由舊章。

民國初年盜匪虧集猺山，嘯集於象縣猺口平橋大欖河口小江，並及明化水尾之滑坪等處。平橋河口小江等處匪糧，屬百丈方面接濟；滑坪匪糧，屬明化接濟。匪多百十成羣。後由李督辦示，將全猺山路徑封閉。惟羅運溪冲耙沙坳，外通滑坪明化之路，連封多次，均被匪盜強開。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匪衆二百餘圍攻羅丹，未下，擄去耕牛二十八頭。三月十一日圍攻羅運，擊斃男女二人，擄去婦女七名，而架往滑坪，後殺一放六。又於六月二十二日，有股匪數十，由象縣前往滑坪，行至溪冲，被羅運猺衆截擊，捕獲匪首黃勝南一名。七月十一日夜，匪黨率衆數百，圍攻羅運村，意在將黃勝南劫出。羅運猺人知其情，遂將黃勝南擊斃，以致與匪結成不解之怨，後焚燒羅運房屋十餘間，並擊斃羅運男女四人而逃。然迄今有年，羅運猺村猶不時驚恐也。(以上二段，係由羅香團團總之呈文中節錄而得。)

猺團及現任之團總

團名	現任團總	猺人種類	管轄之縣	距 <u>羅運</u> 路程
羅香	趙顯周，趙寬榮，李逸初	正猺	平南縣	四十里
羅昂	藍扶霄	花籃猺	象縣	五十里
金秀	陶道進，劉勝縣	寨山猺	修仁縣	七十里
滴水	王金標	寨山猺	象縣	四十里

羅運爲猺山各團辦公地點，匪類皆恨之刺骨。故羅運遭匪害特甚，亦其一因也。

石牌之由來及意義。猺山有『石牌』之名稱。凡立約則書衆『石牌』父老；說話多稱各『石牌』猺人。『石牌』者，係猺人互相所公認而成立之公約，泐於石上，豎立以垂永遠者，則名之爲『石牌』。起初數家或一村立一公約『石牌』，繼而數村連合立一公

約『石牌』，故大『石牌』之中，復包有小『石牌』。中『石牌』所定之公約，猺人均須絕對遵守，與漢人之村制及鄉約相同，非團防之排甲也。

田之買賣 猪人在昔買賣田地山林概無契約。用同樣之竹板二塊，符合後，賣者買者及中間人各刻不同樣之大小缺刻於合縫上，賣主與買主各執缺刻竹板一枚，名爲『合同』，以代契約。近年亦有用漢文立約者。

有孔銅錢穿草以作信符 猪人用有孔銅錢一枚，將稻草由孔中穿入，結成兩股之草繩，距錢邊約二寸許結一紐。凡買物交定銀，招人有事，約人飲酒等等，悉以此物爲憑據。猪人稱爲『交嚜』。五種猺人均同。在山中寄居之漢人亦知之。吾問：若他人僞造，或一方否認其『交嚜』，則如之何？彼答曰：『上憑天理、下憑良心，並沒有否認或僞造者』。

猺人對於偷賊之處罰 猪山各村處罰竊賊之私刑嚴酷，故竊賊絕跡，因不願以生命作兒戲也。據云：卽夜不閉戶，亦可勿慮。然猺人究非馴善也，畏嚴酷之刑罰耳。故吾隊雖處於環室皆窗之竹舍中，亦可以藉之而無恐。

在古陳一帶，竊賊絕無。如衣服器具等類，雖置於室外或野外，絕無敢竊取者。據稱：有竊鷄一頭者，罰洋二十四元，最低亦罰洋七元二角，大概視賊之家境有無而定罰款之多少。有竊山野所種之薯糧（染雲紗之染料大如芋）者，不論其所竊之多少，亦必罰洋二十四元或七元二角。

在古陳方面，除罰洋外，有割（卽殺字意）者，有將其手指砍去，或將其指甲剝去而後割者。在大欖六巷方面，則將竊賊牽至極高之懸崖絕頂，推下使斃。竊賊有外來者，有係本村者，其所竊物品，則爲銀洋數元或豬肉數斤。

竊賊罰款，祇能三次，犯竊案在三次以上者，則執行嚴酷之極刑，雖有家產，亦不能贖罪。

若某家被竊，失物頗多，不能獲得竊賊，則由村長同失主到附近各村各家查訪或搜尋。倘查訪搜尋仍不可得，則舉行『抹油』。其法盛清油一滿鍋，燒之使沸，同時請喃巫作法。村中及附近各村之猺人均須到來，以手入沸油鍋中一抹。有不能抹或不敢抹者，卽係竊賊。遂施行最嚴酷之處罰。

械門 民國十八年，上古陳與下古陳爭水，曾預備械門。

者，悉荷槍帶刀，在緊急時，除村中猺人俱武裝外，並出資請武士於家中，如臨大敵。若不幸必以械鬥，死傷亦所不惜。上古陳與下古陳之爭水交涉，雖未實行械鬥，而上古陳之事主，因事曾食去豬肉二百餘斤，耗銀百十幾元云。

猺人除同種者較為親近外，每一村中之猺民亦與他村之猺民較為親近。故有時此村與彼村發生械鬥之事，在同一村中之猺人，多不問其是非，羣起附合，與對方作敵。悉以村長及少數首領之馬首是瞻。

尊卑之別 猕人在一家之中，父子之分，叔姪之別，亦頗清晰。其為一家所尊敬者，視其行為之好壞為準。分居以後，則較疎遠，歷四代則親誼斷絕，可以互相締婚。猺人無排行之先後，故在聯婚時，以年齡之大小為標準，並無前晚尊卑之限制。其在一村之中，為人所尊敬者，除行為屬其主要條件外，餘則視其田地多少，銀錢有無，識漢文善說詞與否為斷。

猺人之於子女 猕人以猺山為彼等之樂園，絕不思向外發展。因猺山可耕種之土地有限，對於生育子女，皆極端限制。故猺人以子女各一為合意，至多者二子一女，因子女過多，將來成人之後，無法安插也。其限制子女之法約有二種：(1)凡夫婦已有一子一女者，即不同宿而斷絕性交，以節制其生育。(2)對於過多之子女，在出生時則溺斃之。以上二者，一則減少夫婦間之樂趣；一則有傷人道。凡有二子者，則以一子出售或出繼與他人之無子者。綜之，猺人之思想一方面要保存自己血統，在他一方面，又恐其過多而無辦法。幸猺山為一窮荒不毛之區域，若係較好之地段，漢人或他種民族侵入，則猺人必日漸減少而至於滅亡，亦屬意料中事也。

猺人之語言及文字 五種猺人各有不同之猺語，且能互通，猺人彼此談話時通用之。與漢人談話，則用粵語或普通語。猺人通粵語及普通語者亦多。然皆無文字，概用漢文。學習漢文之法，於較大之猺村中，則公請一漢人冬烘先生或落魄者流，用以教授猺童之文學，其薪資甚薄。如上古陳村公請之覃姓教師，每年薪俸為小洋三十元，供給飯食，茶葉與烟猶歸自備。羅香村之教師，前年係平南縣政府派往，其薪資較厚。現平南縣停止派往，村中公請一馬練市附近之少年以充教師，每年薪金為小洋八十元，米三百斤。山內各村教兒童所用材料則為甲子歌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增廣四字經五字經等書。山外與漢人相接近之猺村亦有改用現行教

科書者。而其地，多獮人居住處。水務人為有之深心，皆為務避門戶無害，喪失財物，或謀殺盜賊，或為本原，或為風雨，或為土匪，或為盜賊，或為謀殺，或為盜賊，或為盜賊。

(四) 獮人之關係

獮人日用必需品須購自山外市場。獮人除穀與柴外其他用品悉由山外市場購入。其必需者為鹽，油，酒，布，烟草，線，絨線，鹹魚，鹹蘿蔔，頭菜，豆豉，腐竹，豬肉，牛肉，黃豆，火油（極少，多用含脂極多之松木或枯竹為炬）。火柴，粉絲，麵，火藥，槍子（亦稱鐵砂），火砲（鳥槍用），香，燭，紙錢等。獮山周圍之市場為獮人常往貿易者，為中坪羅秀大樂桐木七排四排榴江三江（修仁轄）修仁荔浦蒙山江口思旺三江（桂平轄）黃茅義堂四村等處。貿易最多者，則為中坪思旺三江（修仁轄）三處。

漢人寄居山中各獮村者。獮山各村多有漢人寄居業小貿易。如羅蓮村之謝仁和，上古陳村之覃禮記（即吾隊所居之屋主），羅巷村之吳和興，均屬漢人，且皆業小貿易以營生。彼等所販售之貨物，皆利市倍蓰，故所經售之貨品雖少，而所獲之利益亦足以維持三數人之生活。如火油一瓶，在思旺或中坪購入，價為小洋六元五角五分，每瓶有淨油二十七斤，彼每斤售小洋四角或四角五分。秤甚小，即不出秤，每瓶亦有四五元之紅利。

漢人居獮村者多無土地所有權。漢人進居獮村者，約可分為四種：一係入贅；一係在漢人社會中，不能謀相當生活，則入山經營小貿易，榨取獮人血汗；一則匪盜之流，被山外政府所通緝，入獮山而作逋逃淵藪；一則落魄者流，因一二相識獮人之引進，以獮山為世外桃源。總上四者，除入贅者外，餘均佃租獮人村中少許空地，架小屋以作棲身之所，有土地所有權者極少。故在各獮村中，（除板獮山子獮）凡見有粗陋之竹製小屋，即可斷定其為漢人所居。吾經歷多村，歷驗不爽。若上古陳村，住有漢人四五家，所有屋址，均係租佃。如吾隊寄居之屋主，亦其一也。地租頗廉，每年為小洋二元五角。

漢人獮化與獮人漢化。獮人漢化，如吾隊到廣西獮山，前後歷四次。而龍軍羅香等村之獮童，多已被其開化，將所蓄之長髮剪去，與漢人小孩無所區別。至於獮女被好奇之漢人娶去而漢化者聞亦有之。漢人獮化者，即漢人愛某獮女，無錢娶之為

妻，自願上門作贅夫者，必須改作猺人裝束。亦有猺人娶漢女，其女與猺人結婚後，則改爲猺婦裝束，如羅香村長趙顯周之妻，原本漢女，現已完全猺化，其明證也。

木器爲漢人木匠代造，猺人所用木器，多購自山外墟市，或請漢人代爲製造，每日工資爲小洋三角，供給食宿。

(五) 服飾

五種猺人之服飾 正猺男人長髮，梳髻，插銀質之圓形頭針；衣及膀，對襟，頭纏白布頭巾。女人長髮，梳髻，戴竹籜帽；衣過膀，對襟，露乳，以布囊裹腿。

板猺男人長髮，不梳髻而梳辮，與漢人在滿清時同，所蓄之髮頗少，用布巾包頭或纏頭，無定式；衣對襟或大襟，長短不一致。女人頭髮剃去，兩鬢蓄髮較長，以青布巾圍頭，外束白線編成之扁帶於額際，巾之上端，摺成帽式，以兩尖向前；衣過膀，對襟，胸前懸長方形布一幅，上截滿繡花紋，褲脚亦刺有花紋，裹腿用布條。

花籃猺男人長髮，梳髻，與正猺同，惟不插銀質圓形頭針；衣長過膝，左右開祫，腰帶用白布，長約五尺，兩端作寶劍頭形，結紐於腹際，而下垂，長與衣略等。女人長髮，梳半邊涼帽式，覆於額際上，緣與眉齊，頭頂以白布巾作帽，與正猺女人之帽同式；上衣之長較男人略短。

寨山猺男人結長約二寸許之條狀物於額上，如舊式劇武生額上之英雄髻，上衣及膀，對襟。女人長髮，用長約六七寸寬約五六分之銀質扁條三根，插入髮中，橫於頭頂，衣過膀，對襟。

山子猺男人長髮，結辮，下垂或結紐，與板猺同。女人長髮，用長約二寸許之竹筒置於頭頂，將髮由筒中穿過，而纏於竹筒之外，更以布束之，亦如帽狀。

板猺婦人之裝束 衣用青布，長過膀，對襟，左右開祫，著褲，（廣東北江猺婦皆不著褲。）長及足，褲腳用紅白線刺繡寬約五寸之方塊花紋。腰束帶，以白線作經，藍線作緯編成，現出整齊而稍傾斜之考案花紋。胸前佩長方形青布一幅，長二尺八寸，寬五寸許，上截滿繡花紋，下端綴聯長四寸許之絲質紅鬚，以帶繫於頸，帶與花紋接合處綴有孔銅錢數枚，左右悉同。衣領邊緣繡寬約寸許之花紋，長

及腰帶。頭髮剃光，以青布巾圍一匝又半，巾寬約一尺四寸，又用寬七寸之青布一段，與巾等長，圍於青布巾外，及其半而成夾層。其所圍青巾，前及額，左右與耳之上凹脗合。更於巾外，纏白線爲經，青線爲緯所編成之帶，寬一寸八分，圍紮數匝。（紮頭巾帶中段編有青線者，長三尺二寸，兩端未編青線之白線鬚，各長二尺二寸。）現出青色花紋，頗美觀。其紮於頭上之青布巾，有時垂於背後，有時將下緣稍摺，並重摺之而覆於頭頂，兩角凸於鬢際，在前面視之恰似正方形之帽頂。紮頭巾之帶因未編之白線頗長，纏於已編之花紋帶上，如白紗一束，高約及寸。此種裝束，小女亦同。

年幼之婦人與年老者相同，在頸之前後裝飾物品甚多。其在頸後者，用黑白兩種玻璃珠子，（猺人稱飯珠。）貫穿成半圓形較弱之半圓披肩，兩肩露出，其長約五六寸，下端綴聯以絲質紅鬚，長四寸許，如漢人舊時之雲肩。其略圖如(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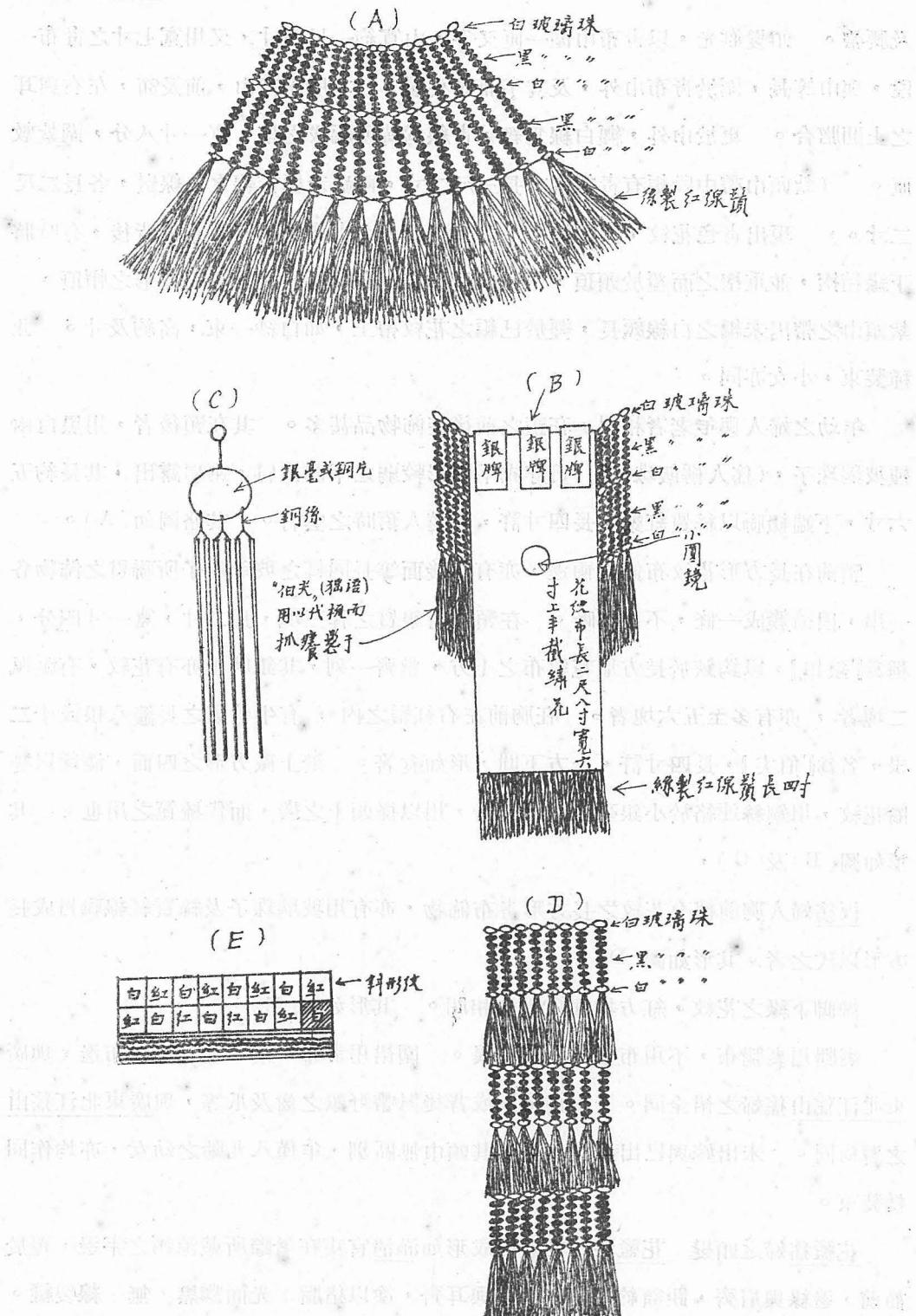
頸前在長方形花紋布條之兩邊，亦有與後面等長同樣之玻璃珠子所聯貫之飾物各一串，因擠簇成一條，不甚清晰。在頸下有銀質之牌三塊，長二寸，寬一寸四分，稱爲『銀扣』，以鈎鍊於長方形花紋布之上方，整齊一列，其銀牌上亦有花紋，有祇佩二塊者，亦有多至五六塊者。在胸前左右紅鬚之內，有牛骨製之長籤八根或十二根，名爲『伯尖』，長四寸許，上方下圓，形如食箸。於上截方形之四面，滿琢以雙圈花紋，用銅絲連絡於小銀臺上。據云，用以搔頭上之癢，而代梳篦之用也。其形如圖(B)及(C)，

板猺婦人胸前繡有花紋之長方形青布飾物，亦有用玻璃珠子及絲質紅線聯貫成長方形以代之者。其形如圖(D)。

褲脚下緣之花紋，紅方塊與白方塊相間。其形如圖(E)。

裹腿用裹腿布，不用布囊，與正猺異。圍裙用青布，鑲二寸寬之白布邊，與廣東北江猺山之裙全同。小孩胸前或背後佩帶野獸之齒及爪等，與廣東北江猺山之習尚同。未出嫁與已出嫁之女人，其頭巾無區別，年僅八九齡之幼女，亦均作同様裝束。

花籃猺婦之頭髮 花籃猺婦其髮梳成形如滿清官吏在暑際所戴涼帽之半邊，覆於額前，邊緣與眉齊，距額約寸許，兩邊與耳齊，塗以猪脂，光而黝黑，無一線裂縫。



頸後之髮，由正中向左右分開而夾入於涼帽形兩邊之內。其髮雖少，而梳成極勻之薄層，排列甚為美觀。在頭頂用白布巾作帽，覆於正中，其式與正猺婦人之竹籜帽同。

五種猺婦，除板猺外，塗髮皆用豬脂。據云，最多者每年需豬脂十餘斤，少者亦需七八斤。廣東北江猺山婦人則用黃蠟和鍋灰以塗髮。

五種猺婦頭髮所梳之式樣 板猺婦人無頭髮，正猺山子猺婦人其頭髮所梳之式樣及飾束均僅一種，未婚女與已婚婦同式，雖年僅數歲之小女，亦作成年婦人之梳裝。花籃猺婦頭髮所梳之式樣有兩種。寨山猺婦之頭髮所梳之式樣有六種，甚美觀，且未婚者與已婚者亦微有區別。

猺人之手圈，猺人所帶之手圈有三種式樣：一為細絲纏就，粗如小指之圓圈，一為寬約三分，厚約二分之橢圓圈，兩端有凸出花紋，一為薄片圓圈。男女悉同，多係銀製，間有銅製者，但極少，皆購自山外墟市。吾曾見一猺婦左手帶圈八隻，右手四隻。又曾見一猺男，左手帶圈四隻，右手帶一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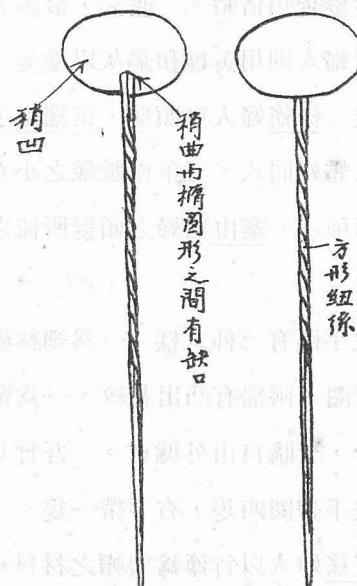
用芭蕉葉樹葉代竹籜 正猺婦人以竹籜為製帽之材料，凡各村猺婦無一不戴此尖狀之帽者，年僅十三四齡之小女亦然。若無竹籜時，則以芭蕉之綠葉代之。以主脈作邊緣，繞於額上，各細脈條理分明，亦甚美觀。吾曾見年老之正猺婦人用乾芭蕉葉或大樹葉代竹籜之用，雖具有尖帽之形，不過聊以遮髮耳。亦有用青布一方以代竹籜者，其尖帽之形狀已全失。

正猺婦人於盛粧時，亦有不戴竹籜帽而于髻上遍插銀製頭針者。其插法背後勻插四條。在外兩長條，每條十二枚；在內者每條十枚。在內兩條之中間，均分為三等分，每處插銀針一雙。在前面髻之基部；勻插銀針五對成一列；上部插三對，又成一列。共計銀針六十六隻。手上有帶銀圈八隻者，左六右二。

正猺頭巾與髻簪 正猺頭巾多用白布，其長約四尺許，恰纏頭三匝。兩端將緯紗抽去，製成長約四寸之鬚狀，摺合之，寬約二寸，正中刺方塊花紋，亦有刺長而散行之花紋者。兩端距鬚約寸許，繡與緯紗平行之花紋多條，繡花之線用紅黃綠青等色，以紅色較多，頭巾亦間有用深藍色布者。髻上圓形針多用銀製，其柄頗長，作方形纏絲。（有時煙斗不通，彼等即取此物以通之。）亦有用銅製者。其圖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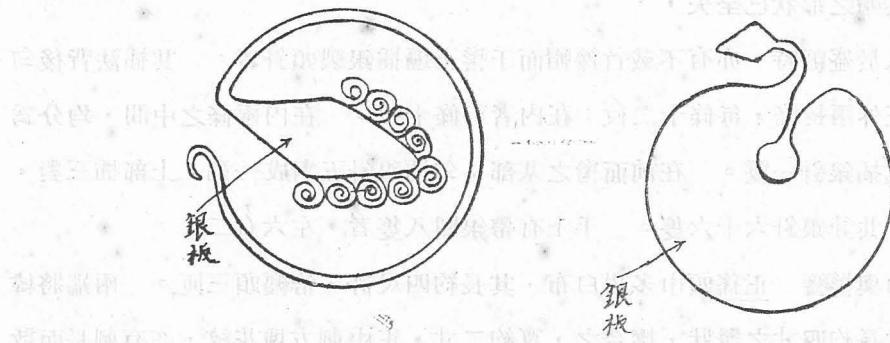
次：東鄉計面，少無耳環。惟正猺婦人耳環多者二三枚，發上部。

正猺婦人之耳環 在羅香龍軍等處之猺男，帶耳環者極少，但其耳朶下端，尚有穿孔存在，想係以前曾帶耳環也。 猕婦則帶耳環者較多，亦有帶兩雙者，其未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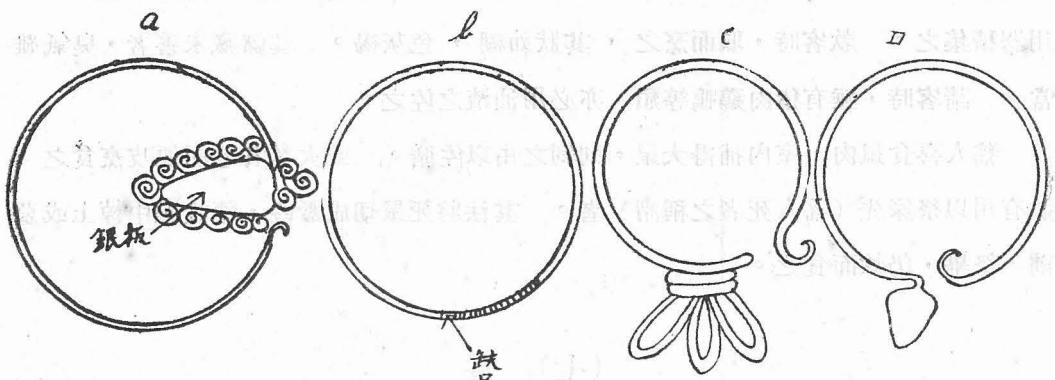


環者則以青線結一鬚狀物穿於耳朶之孔中。 耳環銀製者多，購自山外墟市，聞亦有漢人業銀匠者，入山代為製造。 其帶耳環之多少或有無，大概以有錢與否為準。

耳環有兩種式樣，其形如下圖：



花籃猺與板猺之耳環 猕婦之耳環各異其式。正猺婦人之耳環已如前述，板猺與花籃猺又各不同。板猺婦人有帶耳環兩雙者。花籃猺男人帶耳環者亦多，且與女人之式樣不同。茲將其各種式樣繪出如下：



(六) 飲 食

猺人每日食飯之次數。猺人平時每日食兩餐，除插禾割穀外絕無食三餐者。食兩餐者，爲一粥一飯。上午八時半前後則食粥，粥以米或玉蜀黍及小米（粟與稷）爲原料，用米者少；飯則於日沒時食之，多用米，貧寒者間以雜糧。插禾收穀時，或兩飯一粥；或一飯一粥一米包。（以米粉和水，用箬竹葉包裹成長方形，長約五寸許，寬約二寸內外，如廣州市之『果蒸』，——即糉子。）食飯之菜蔬亦較多，豬肉鷄鴨等亦間有之。其時村中有殺豬者。

猺人之於煙酒與請客之菜蔬 煙酒爲猺人日常嗜好品，幾等於必需品。稍暇則握煙筒而吸之，有時行路亦吸之。凡猺人皆有竹兜或木幹之煙筒一具，木製鐵皮製或銅製之烟盒一個，懸於腰間，亦有銀製者，但甚少耳。吾曾見一棹上放烟筒至八根之多，若四五根放置一處者，爲常見之事。

酒爲猺人所極嗜，幾乎每餐必飲，不飲不歡，必醉而後止。吾等每與之同餐，彼等必豪飲。猺山通行雙蒸酒或三蒸酒，含醇甚少，彼輩則一口一杯，互相顧盼，緩緩嚼菜。據云：普通每人能飲酒二斤，量大者能飲至四斤之多。

猺人請客飲酒，至多蔬菜四碗，有時祇兩碗或僅一碗者。菜爲青菜，豆腐，黃豆，或鹹魚，鹹蘿蔔，粉絲，油渣等類。若鷄鴨或豬肉則非極緊要之請客或極貴重之來賓無有也。因猺山距市場頗遠，豬肉不可常得，而鷄又須時供捉鬼之用，（捉鬼時鷄爲必需品。）鴨則養者頗少。春季所捕之蛙，醃鹽曬乾後，亦爲請客佳肴。請客時，席有上下之分，與漢人略同。

油渣爲猺人款客時之主要佳餚，係豬油，牛油，或野獸及各種野禽之脂肪渣子，用器積集之。款客時，取而烹之，其狀如糊，色灰褐。其儲藏未善者，臭氣難當。請客時，雖有豬肉鷄鳴等類，亦必用油渣之佐之。

猺人喜食鼠肉，室內捕得大鼠，則剝之角以佐膳。或火焚其毛而連皮烹食之。並有用以祭家先（猺人死者之稱謂）者。其法將死鼠切成數段，陳設廳中棹上或墓前，祭畢，仍炊而食之。

（七）住

猺人之房屋及室內之設備 在古陳方面，猺人之房屋，多無間壁，牆甚厚，係石與泥之混合質。屋內面積東西寬約三丈，前後闊約一丈七八尺，高約一丈八尺。用巨木二株以作架樑，在架樑之下，復有支柱，以防牆不堅固而下墮。椽桷及瓦，與漢人同。

猺人造屋完全不用木匠瓦匠，由親鄰朋友互相幫助。所有木匠瓦匠之工作，均由幫助者代之，概不給工資。唯供給膳食，每日須三餐。（猺人平常每日祇兩餐）因搬石運泥之路程頗遠，工程亦大。故建築房舍一所，（三間一棟）以食用一項計，亦數百數十元。

築牆之泥，須由遠方取土，甚非易事，故皆和以石粒，因石粒較泥土多而易取，且隨地皆是也。石粒相結合之凸凹不平處，則用泥築之，亦有用稻草塞之使其平穩者。樹料悉取自山中，僅蓋屋之瓦須請漢人在附近窯燒乃得。（詳後蓋屋之瓦節）

屋之前後簷等齊，距地約一丈上下，因屋多建築在斜坡上，故後簷距地之高有僅及前簷之半者。每於屋之前簷延長數尺，或一丈許，而另闢一間，其寬與正屋等，用作豬欄牛欄灰塘及堆積長條燃料之處。亦有兩邊用木板舖作樓，收存雜具，並爲織布工作之地與臥處者。

在屋之正中面後壁，設木櫃一張，高及丈，寬約七八尺，下面有門緊閉，上面作空格，內貼紅紙對聯與已死亡猺人之名字，即神龕也。

土龕在神龕之東面或西面牆隅，高僅及尺。有連架兩鐵鍋者，亦有僅架一鐵鍋者。龕之左右與牆壁地面，則滿置大小茶缶，酒罐，菜罐及大鉢小缸等類。龕前

則放長約六尺之枯竹或木柴，一端插入竈孔中，聽其燃燒，雖炊膳已畢，亦多不取而滅之。酒杯土鉢與盛菜食飯之碗，用竹籜裝之，放於地面。箸亦放於籜內，亦有用小竹簍盛之，懸於牆壁或神龕旁之柱上者。

在神龕之前設方桌一張，桌之下部距桌面約八寸許，安設木板一層，以爲放置剩餘菜蔬之用，四面無木板遮蔽。食時所用之酒缶酒杯飯碗茶缶等類，零亂於桌上。

猺人雖在較暖之天氣亦多燒火於火坑，爲便於取火吸烟也。坑在屋內上面左隅或右隅，無坑緣以分內外。凡室內之灰塵渣草，可隨時掃入坑中，坑中多煨有茶缶。坑之周圍，放高約七八寸之小櫈數個，或圓木頭櫈數個。

臥榻設於屋內前面之牆壁邊或左右牆壁邊。用土磚架木板數塊，後面緊靠牆壁，長如人身，寬約四尺內外，高約尺許，與竈相等。板上鋪草蓆，被蓋污穢，呈灰黑色，堆積蓆上並不摺疊。枕爲圓木一段，削平一面，以免滑動。概無蚊帳，據稱室內無蚊蟲也。以黝黑之屋而又與豬欄牛欄相密邇，云無蚊蟲，吾未之信！在臥榻後面墙上，釘長約尺許之竹桿多枚，或橫張一長竹，以爲懸掛衣服之用。所有日用衣服手帕腰帶等類悉懸於桿上。破衣濫巾，混雜一處，色均灰黑，並無一雜色相間。

祖孫父子，同臥一室之內。媳亦規避翁姑，在屋之一隅，間一極小之臥室，四面無孔隙，僅一小門以供出入，上面亦滿蓋木板。

猺男無論老小，皆備有獵槍一隻，概倚靠於屋內牆壁。盛槍子與火藥火砲等之小木盒小葫蘆等，懸於牆上或木柱上。

引水之破竹水管，因不能通過石粒所築之厚牆，則將儲水木槽設於屋之旁邊或後面牆後，牆上開一小門以便取水。在木槽之上，遮以竹蓋，圍以竹籬。

廳屋多不開大門於正中，其小門偏左或右無一定，以行路之便利爲轉移。牆壁無窗口，在屋頂安玻璃一小塊，或牖口一個以取光。遮以木板。板上釘一鐵圈，須光時，則用長竹桿啓開之。

屋之東西兩端過寬者，亦有將東頭或西頭用土磚間斷一截。牆高僅四五尺，絕無及屋頂者。中間開一缺口，以作出入之門，亦無門扇。

曾見一家有木箱三具，用長櫈安設於木壁邊。（婦人所臥之小房）想係爲裝置較

好衣服之用，均未見有鎖鑰。

織布用木機，較漢人織土布所用之舊式木機更小，完全用手力推挽，可織寬約八九寸之白布。吾曾見一老猺婦在屋前樓上緩緩而織。

猺人衣裳亦有受漢化而用他種顏色者，但極少，因不勤於洗滌，故無論何種色澤莫不污濁而變爲深灰。

總之猺人之屋食堂火坑寢室客廳廚房概在一室之中。（山中未漢化者如此。）室內絕無窗戶，空氣污濁不言可知。加以炊膳之火煙朦朧，故滿室之內，莫不灰塵層積。牆與屋上之蛛絲揚塵，到處張羅。尚黑爲猺人之習性，污穢爲猺人所慣受，否則不可一刻處也。吾參觀四五家，大概相同，不過其位置，稍有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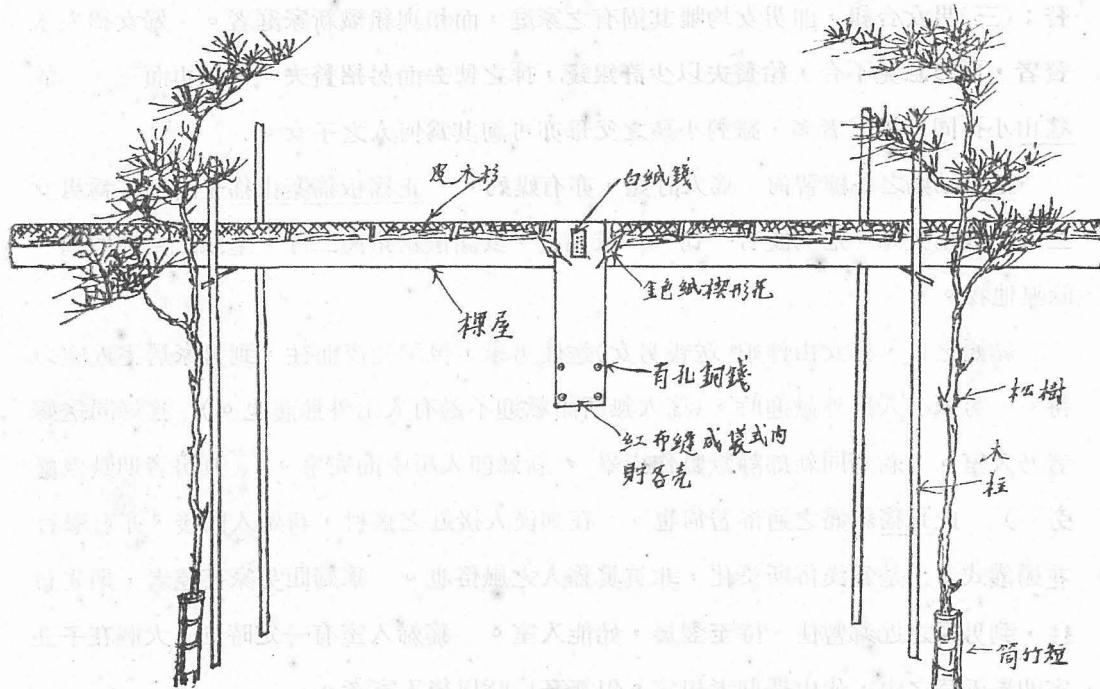
建築新屋時屋樑安設之特別 猶人建築房屋，其取土築牆，安門，做屋樑，均選擇一定日期，上樑日期當然更爲重要。凡造屋者，先由堪輿家（多係漢人）判定方位，復由星命家擇定各種日期，用紅紙書就貼於神龕壁上。吾隊寄居羅香村之屋主趙寬榮另建新槽門，（原有槽門後變更方向）。因取土築牆，安門，做屋樑以及上樑，均擇有一定日期，故築牆高過門頂後即行中止，將築就之土牆，遮蓋以稻草及杉木皮。俟上樑吉期到時，重行動工。其按期製就之新屋樑，則塗以紅色顏料，並以油敷之。在屋前豎杉木四根，紮成一架，其長以屋樑爲準，寬以能容屋樑爲度。將樑置諸架上，距地面高約五尺餘，與地面平行。樑上滿蓋杉木皮，以蔽雨水而免浸濕。於樑上以尺寬紅布七尺許，纏於樑之正中，布之兩端下垂部，縫成一袋，內注穀壳約二升，以金色紙製之楔形花兩朵安插於布與樑貼合處前面之左右。更以紙錢一帖粘於兩花之中。在盛有穀壳處兩面各釘有孔銅錢四枚。架之前面兩柱下，各栽截斷之大竹一段，於竹筒中插等高之小松樹一株。其安置略圖如後：

蓋屋之瓦 猶山各村中瓦屋甚多，餘則蓋杉木皮或竹。瓦由在村之附近挖窯自燒。窯匠則請漢人『出青』。（燒就之瓦。）每瓦一萬，給工價米二百斤。燒瓦之柴與用品等，均須由用瓦者供給，並給宿食。所燒就之瓦，因泥土黏性不足，邊緣之裂縫頗多。杉樹皮則剝自杉樹，長約四尺許，寬則以樹之大小爲斷。剝下則壓之使平而乾，用以蓋屋。以竹代瓦者，將大竹截斷，長約四尺許或五尺，剖爲兩片，刮去內節，免阻水流，在一端穿孔。蓋屋時，用竹釘由孔中釘於樑上，使不移。

動而滑落。凸凹相銜，亦甚合用。但各村以竹與杉木皮蓋屋者頗少。

猺山各大村如古陳羅巷羅運等處，房屋亦頗整齊，與兩廣鄉中村落之外表略同。唯其房舍悉不開窗，內部黑如土洞，不開正門，由旁邊小門出入，此其異也。

古陳與六巷一帶之牆，在羅香村一帶，猺人房屋之牆多用土築，用磚砌者極少。



古陳與六巷方面，因岩石甚多，彼以小形之石和泥以築牆，牆外敷以泥，其牆尖則用土磚加砌。其建築法，與現在之新式建築用小石和土敏土者相同，不過原料不同耳。各村垣牆，悉用大岩石砌成，有高及六七尺者，如有傾斜，殊甚危險。

猺人穀倉，以大石立基使成平面，舖竹作底，在竹上用土磚砌牆，與住舍之以石和泥築牆者有別。牆上撐架蓋瓦，寬約八九尺，深約五尺，高約一丈。前面開寬約二尺高約二尺五寸之方孔於正中，以爲儲穀取穀之用。在古陳一帶，悉儲穀穗，與羅香方面之儲穀粒者異。在羅香方面，未有穀倉，將穀粒堆積於房屋樓上。又古陳等處之穀倉，與廣東北江猺山猺人之穀倉形式全同。但古陳穀倉用土磚砌牆，廣東北江猺人之穀倉，則用木製。古陳儲穗，而北江猺人儲穀粒；亦其異也。

(八) 婚嫁

猺人之婚姻關係 五種猺人其婚姻多於同種之中互相結合，與不同種結婚者頗少。在村莊毗連或特別關係之下，間有非同種之猺人而締結婚姻者。

猺人之婚姻制度 猕人婚姻可分為三種形式：(一)男娶女入室；(二)女招男入贅；(三)男女合組，即男女均離其固有之家庭，而相與組織新家庭者。婦女招夫入贅者，兩方意見不合，給贅夫以少許銀錢，揮之使去而另招贅夫，可以再而三。故猺山小孩同母異父者多，雖對小孩之父母亦可詢其為何人之子女。

正猺結婚之各種習尚 猕人訂婚，亦有媒妁。正猺板猺寨山猺皆同，多為男女二人，或兩夫婦，居間說合一切。成婚後，其謝儀為豬肉二斤，毫銀二角或四角，餘無他物。

結婚之日，猺女由伴娘（送親男女）送往男家，但須先夜而往，到男家居宅近處以待。男家有人出外歡迎時，（猺人無所謂歡迎不過有人出外照護也。）猺婦同送嫁者乃入室。新婦同新郎靜默默作揖畢，新婦即入房中而完事。（無房者則默坐廳旁。）此正猺結婚之通俗習尚也。在與漢人接近之猺村，新婦入門後，亦有舉行花燭儀式者，是為漢俗所染化，非真真猺人之風俗也。猺婦距男家甚遠者，則先日往，到男家之近鄰暫住，待至翌晨，始能入室。猺婦入室有一定時刻，大概在子丑寅卯辰五時之中，先由擇期者規定，但無在辰時以後入室者。

送嫁男女均宜，多則八人，少則六人四人，以雙數為佳。到男家住宿一日一晚，即行回家。此種習尚，除山子花籃兩種猺人外，其餘皆同。在板猺方面，送嫁男女有多至四十八人者。送嫁者回家時，男家尚須給每人以豬肉三斤，銀洋二角或四角。故板猺娶妻須豬肉特多也。

在正猺花籃寨山猺三者，其聘禮為銀洋十二元，豬肉一百二十斤，酒一百二十斤，銀洋亦有多至二十元者。在板猺則更多，豬肉有二百四十斤至三百斤，銀洋有至二十四元者。猺人在結婚之時，戚朋多到家大嚼，每食皆以豬肉為主要食品。故板猺結婚，有須肉千數百斤者，至少亦七八百斤。正猺花籃寨山猺則較少，至多五六百斤即足，西人勞許納謂猺子係喫肉能手，想係由彼等結婚時見之也。

新娘入門之特別 正猺娶妻時，其新婦入門頗特別，以新郎之住屋為主體，視新

婦住居在新郎住居之方位而定初次入室之門道。如新婦原住新郎屋前者，則由前面正門而入；其新婦原住在其左者，由左邊牆壁之門入；在其右者，由右邊牆壁之門入，若屋之左右牆壁無門者，須另闢新門。倘新婦之住所在新郎住屋之後面，則在屋後瓦上開一井口而入。新婦入門後，與新郎數拜即完事。此種儀式猺人多不讓漢人參觀。

猺女出嫁時，親屬亦有贈送。其贈品爲布疋，衣服，或銀製戒指。疎遠者則無之。往男家之嫁粧，除衣服布疋及身之所著外，亦無他物。在羅香村現有備木箱一具，以爲裝衣服之用者。在板猺方面，聞略有粗笨木器以作嫁粧，想亦係倣效漢人。結婚之先日，親戚及朋友等悉到其家飲酒，男女兩方面皆然。此種習俗，與漢人同。結婚後尙逗遛一二日。

板猺結婚之禮節 板猺訂婚用媒妁，聘銀豬肉與酒較正猺爲多。結婚之日新婦由媒人與送嫁者率領，步行往新郎家。將到門前，娶妻之家，用巫者在門外喃喃畢，以雄鷄一隻將頭斬斷，而全體棄之。此鷄不再收返家中，由近隣拾而食之，隣居亦有以禁忌而不食此鷄肉者。

新婦初次入室，概由廳堂正門，與正猺之分前後左右不同。入門無一定時刻，與正猺之限於子丑寅卯辰五時者又異。入室後，新婦即入房中休息，當時不與新郎交拜。於是日夜半舉行結婚禮，新夫婦盛裝行拜盤王及家先禮後，再拜父母與衆賓客。拜父母之禮節，於廳屋設方桌一張，父母坐於桌之上位，新夫婦對之行二十四拜禮，拜時不下跪，僅屈身。新婦垂手，新郎兩手托白巾，屈肱，平舉與胸齊，兩手相距與胸等寬。拜之數不能苟且，用食箸二十四隻由媒妁在桌旁點籌，拜畢，奉酒與箸，父母共飲，佐飲者爲豬肉兩大碗。飲時，新婦入室暫休息，飲畢，燃燒火炮。拜父母之禮畢，即拜衆來賓，仍用廳中方桌，每次在方桌之左右方與上方坐客六人，空其下方，以爲新夫婦行禮之地段。客坐定後，桌上奉豬肉二大碗，新夫婦在下面共拜，與拜父母同，拜數及父母之半（十二拜），亦不能苟且，仍由媒妁在旁用箸點籌，拜畢，新夫婦爲客各奉箸一雙，進酒兩杯而退。客即互飲，飲畢，放火炮。如是次第舉行，賓客多者，至晚尙不能罷。有時客不足六人之數，拜數亦須十二，不能減少。每客受新夫婦之共拜禮後，須以銀洋二角封之以作贈儀。

板猺送親者之一餐大肉 板猺送嫁者到男家後，住宿一晚，初到時食飯一餐，夜間一餐，次日早晨一餐。夜間一餐最為特別，每人食淨肉一大碗，重約二三斤。其肉為豬肉鷄肉兩種，豬肉盛於碗底，鷄肉盛於豬肉上面。在鷄肉之上，須用鷄尾上面之肉一大塊蓋之。故有客若干位即須鷄若干隻。送嫁者每人各食一碗，在桌上另有粉絲三四大碗，餘無他殼，飲酒食肉而已。

花籃猺生子女後之滿月食及婚姻之一種特別習俗 花籃猺男女已達成年之時，則彼此公開往來，猺人名之曰『蕩』。如男女間之情投意合，互相信愛，則實行同居，並不舉行結婚儀式，亦不受任何法律干涉。在未生子之前，如兩方意見不合，感情破裂，彼此脫離關係，亦無若何限制，兩方均無若何條件之要求。果兩方結合後而至生子，則於其子滿月之日，大設筵席，親鄰朋友皆往賀。猺女之父母贈送衣服等類於其婿，其婿須用簸箕一隻，盛豬肉，猪紅（即豬血），內臟等類，以供其飲酒飽食，名為『上簸箕』。猺女之父母，除得一簸箕豬肉大嚼外，並可得銀六元，因其婿之夫權已由生子而確定，須將聘銀六元交給女父母也。其戚友往賀者亦得飽食豬肉，與正猺寨山猺之結婚幾乎無異，因花籃猺此種婚姻未舉行結婚儀式，至生子後，始確定夫婦之關係，其子之彌月酒，與其父母之結婚酒有合而為一之意義也。

正猺花籃猺娶妻時招待來賓之飲食 猕人娶妻，戚鄰親友則送禮一份（銀洋二角四角或八角，火炮一杆，對聯一付，）為賀。主人享客以酒食。酒與肉為主要食品。客至，主人設一長條台於廳屋中，三數客則出豬肉三四大碗飲酒。繼續有客至，又加豬肉一、二大碗。飲畢，則將所剩之豬肉收入。在一台之上，所剩悉屬肥肉，故遲到之客則僅有肥肉可食。備肉過少者，遲到之客多不得肉食。故作客須早往，有時互相競賽食肉，以箸貫串掌大之肉塊十餘件，一氣食罄。據云，食量大者，每人約食豬肉四五斤，小者亦二三斤。除豬肉外，亦有加蘿蔔菜一碗者，但甚少耳。

娶妻者之肉與銀 猕人娶妻約需銀四五十元及豬肉數百斤。無有或不足者，則向親戚借貸。肉以數十斤為限，銀以數元至十元為止。過多者則須以田作抵押品。母舅於外甥之娶妻除借給豬肉與銀外，另贈衣服二件，（上下各一）亦有多至四件者。

猺人借銀借穀，概無利息，但須按時價還，以全信用。娶妻借肉者，至被借者有婚娶時，則須如數償還之。（大概借肉給人者，自己不久亦將婚娶。）此風與廣東北江猺山相同。但廣東猺山名為送，廣西猺山則為借，性質雖同，名詞則異。借肉借銀，概無字據，悉以信用為主。

正猺亦有多妻者。上古陳村長盤少松，除上古陳之室家外，在羅運另立室家一處，係後娶而入贅者。在古陳方面，已有子女各一，其子年約十歲。聞羅運婦人之年較小，尚未生子。彼則兩處居住。足證猺人亦有多妻者，但甚少耳。據云：板猺寨山猺花籃猺均有一夫兩妻者，三妻則絕無。大概多係有貴財者。若上古陳之盤少松並非富於貴財，係雙方合意而結合也。

小夫妻即同宿。猺山所居之漢人，其子在稱年時即為之娶妻，或以銀價買而納之家中，成為小夫婦，即童養媳是也。但所異者，彼等娶幼女入室時，即與其年幼之子（即幼女之夫）同宿，將來成年時不再舉行結婚儀式，讓彼自由結合。吾曾見年僅八九歲之小夫婦，兩小無猜，儼如兄妹，其將來情感之能相融洽，固可預期，若遇發育甚早之男或女，未及成年即被性慾衝動而性交，則於身體之妨礙甚大。聞其所娶幼媳，雖背負之以入室者，亦男女同宿。親朋且多以對聯賀，悉用結婚聯語。此種風尚，猺人行之者甚多，故寄居山中之漢人亦倣效之。

古陳六巷猺人夫婦離異之辦法。猺人夫婦主絕對自由，倘感情不洽，即彼此脫離關係。在古陳方面脫離夫婦關係，有找銀之習慣。其數則二十三十至四十不等，大概視其經濟情形而定。其找法則以何方提出脫離夫婦關係為標準，如男人提出脫離者，則男找女之銀；反是則女找男之銀。在六巷方面之花籃猺則稍有差別，因夫婦脫離者，總有一方與第三者相結合。如男人另娶，則男人須找女人之銀；反之則女找男之銀；若雙方均於最短期間而已另嫁另娶，則彼此可不找銀。所找之銀數甚少，據一花籃猺自述，其妻經脫離後，現已另嫁與門頭某猺人，彼尚未娶，僅得洋十八元云。

（九）死葬

五種猺人之死葬法。五種猺人，除板猺外，概用火葬。焚屍之期，距死後三四

月，亦有遲至三四年者。寨山猺距死後僅四十二日即行焚化。

出葬時期：死後不用喃巫，（板猺信巫教）服猺服，無特別裝束。裝束畢，放於板製之棺中，子媳輩亦哭泣舉哀。在家中決不停留多時，夜間死者，翌日下午扛出，上午死者，下午扛出，下午死者，當時扛出。但扛出必待日西落時，表示西歸之意。扛棺用四人，在羅運有用八人者。

棺之作法：棺與人等長，以厚約一寸五分之板造之。上下板比兩側板寬出一寸許。於其寬出之邊緣等距離鑿三缺口，上下相同，用與缺口等寬之木條拴入上下缺口，使上下之板固着。各板之縫合處，敷以土泥。棺之頭尾無大小之區別。

親屬帶孝：猺人死後其子女及婿與最近親屬皆帶孝。用纏白布製上衣，長與猺服等，亦有較短者。下端不縫緣，頸周加一白布圓圈，連成夾層以備耐久。腰間束以麻繩，粗約一分許，距繩端約五寸處，繫有孔銅錢一枚，垂於腰際。頭上戴白布巾，子及女婿，更用麻繩繫有孔銅錢一枚於左手，其繩之粗與束腰者相等，纏手腕三匝，表示重孝之意也。待化屍後，即將白衫除去。因焚屍有遲至二三年者，故此種白衫有穿至極破舊者。手腕所繫之銅錢，則待繩斷而除之，亦稱除孝。

出棺及焚屍地：出柩時，前面一猺人手持已燃之條香一握，並沿途拋白紙錢，此種風俗與漢人同。棺扛於距村不遠之樹林中或山坡上，即行停放地面。此種地方，名『化屍地』，猺人稱為『死鬼地』，又稱『鬼山』，在大村中有多至二三處者。

焚屍之法：棺扛到化屍地後，將棺用石頭撐架，上張竹篷或草舍以蔽雨濕。猺人生前之用具，如箬笠竹箋烟筒等類，皆放置棺上。焚化時不將屍體取出，亦不將棺移動，即撤其蔽雨之樹條木皮稻草等堆積棺上而焚化之，並不另用薪柴。焚化之後，取其各部之骨骸少許裝入罐中，（罐之大小不一。）以罐滿為止。其餘骨骸與灰，則就放棺處掘一孔而埋之。其孔掘就後，先於其內燃燒紙錢若干，後乃將灰放入孔之上面，掩以岩石。凡已經停棺焚化屍體掘孔埋灰之處，後此不得將死屍停放在其地。焚屍後之二年或三年，舉行跳神。亦有第一年舉行一次，第二年舉行兩次，第三年舉行三次者。每次皆大嚼大飲，用費頗多。此種習俗，正猺寨山猺花籃猺皆同。在丈義六圍等村因與漢人接壤，猺人死後，亦倣效漢人修齋，有至十餘日者。

花籃猺於其父母死後，在未出葬之前，其子女概不食鹽。在父母死後四十日

內，不得入他人之居宅，以不祥之人入室，恐人嫌其不吉利也。

罐裝骨灰之瘞法 以罐所裝之骨灰少許，或自選擇或請漢人代擇一中意之山坡而瘞之。其瘞法將山坡掘一孔，令適合罐之大小。以石築一穴，將罐放入穴中。前砌一垂直線之岩壁。於置罐處開一與罐等高等寬之長方孔，塞以岩石薄片，在岩片之缺口處，尚能窺及內面陶罐。每在一處，有瘞至十餘罐之多者，概係橫列，未見有縱列者。

餽送及酬謝 代爲扛棺之人，須各贈以豬肉半斤或十餘兩以作酬儀。村中隣居對於喪家均送弔儀，以白米一升，條香三根，白紙錢兩握爲禮，謂之半份。較親者，如妻之兄弟等，則送禮全份，全份比半份多米半斤。子婿有送白布者。凡送禮者，喪家亦須贈送回儀，以鹽醃之黑色牛肉四五片，用竹絲穿着，沿門分送，其重約五六兩。

焚屍後，舉行一種儀式，稱爲善事。（與跳神不同。）據稱：猺人各個人均能之，儀式甚爲簡單。

(十) 耕種及農具田產等

廣西地當亞熱帶，農人種稻，每年可獲二熟。猺山叢巒簇聚，拔海高度平均在一千四百米以上，故其氣候與山外迥異。山中平均溫度在春夏兩季爲 $70^{\circ}-78^{\circ}\text{F}$ ，最低溫度爲 68°F ，最高溫度爲 84°F 。故猺人所種之田，每年祇有收穫一次。由插禾以至割穀，須時百五六十日。

猺人插禾 在秧田拔起之秧，運往水田中分插，多用手提。較遠者以極疎之竹籠盛之，（此種竹籠並非特製，即在山外墟市購物用以盛物品者。）負於肩上或用手攜往田中。猺人所插之田，多係近遠不一，秧則以田之所在而分撒之，故不須挑運。所插之秧，每兜僅秧苗三四根，鮮有五六根者；且又極稀，兜與兜之距離，概在一尺二寸以外，有至尺五六寸者。

插禾日期 在古陳方面，則均從芒種節前三四日始。（四月八日。）秧之長雖有至尺五六寸者，亦未見猺人於先期分插，悉以芒種節前三四日爲一定期間也。

插禾中餐 猭人平時每日祇兩餐，插禾之工作較苦，故加食中餐。以箸竹葉包

梗糯米，其形長約五寸，寬約二寸許，稱爲『又』。（即糉子之意）亦有方形者，與廣東之『果蒸』同。各個人以食量之大小，分帶若干隻，以日常所用之布袋或棉繩所結之袋盛之，而攜往秧田邊。用長約四五尺之樹條豎立田畔，將袋懸於條上，亦有挂於就近樹上或牧牛休息之小屋外者。總之以人之目力可能顧及，不致被犬與野獸攫去爲度。到日午腹饑時，即分別取而食之，並不回家，因猺人所種之田多遠在數里外，爲節省時間計，不得不然耳。

耕田不用犁 在古陳方面之猺人概以鋤翻起田中土壤，不用犁耕，雖有犁，亦用人力挽之，而不用牛引，因田甚窄狹，不能供牛之轉旋也。將土挖鬆灌水，同時將田塹田墈之草用刀與鏟拔除淨盡。（田塹用鏟，田墈用刀。）在三月尾，即從事整田，男女終日忙碌，以小櫓（即耖）平田，每田悉平二次，初次距二次約十餘日。插禾時，不再加以耘。田極窄者，耘亦以人力挽之，因不能供牛之往返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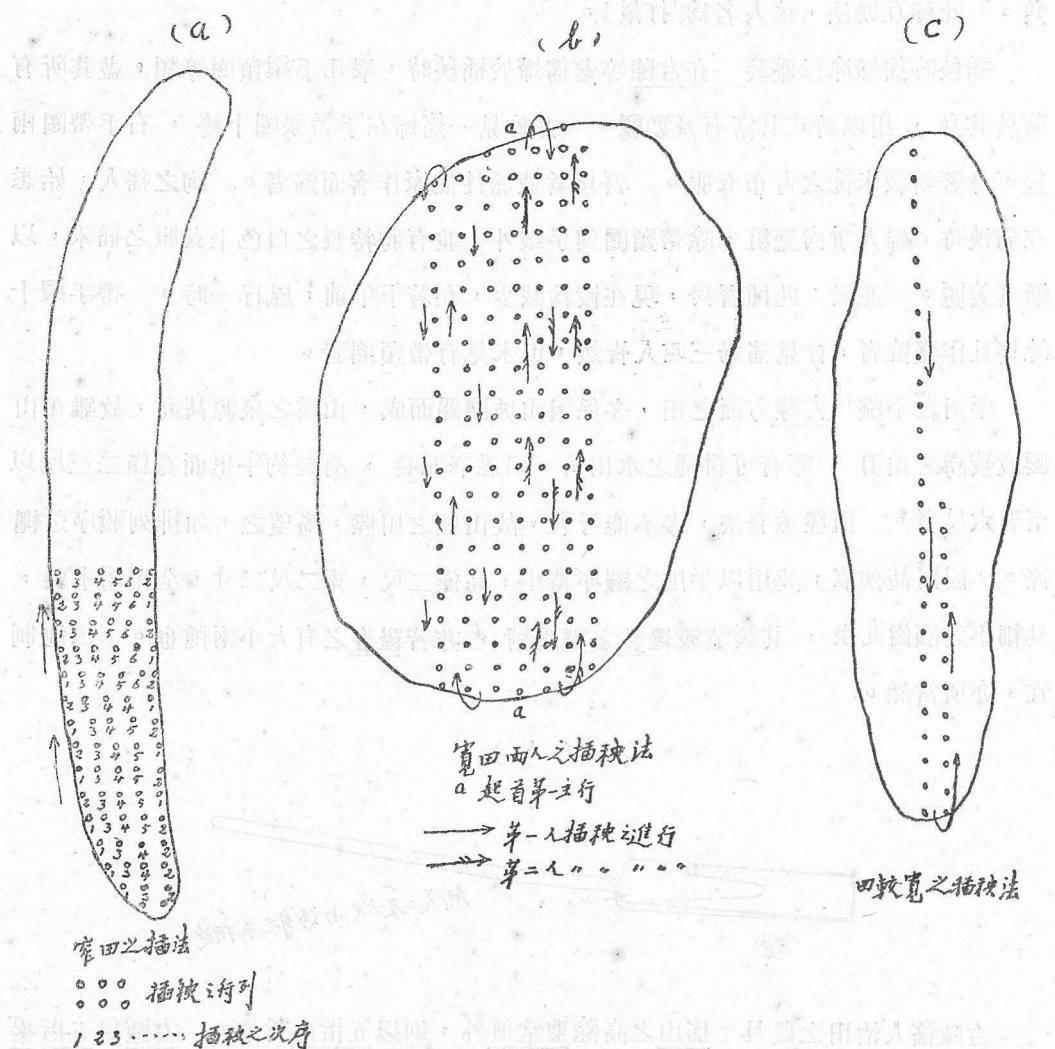
插秧之法 秧田中扯秧皆猺婦任之，未見有男人操之者。秧田灌水，將秧苗緩緩用右手拔起，分送於左手中，待至左手盈握，洗去其根上所敷之泥後，則用稻草束之，與長江一帶扯秧之法相同，至於廣西及羅香猺村則將秧田晒乾，用長柄鐵鏟將秧苗連泥鏟起，盛於盆中，而挑往田中分插，視此插法有別。

插秧者每田至多不過兩人，人多則分插，因其插法只能二人互插一田，多則亂秩序也。其插法橫直行皆成直線，（俗稱竹篙行）。想係爲除草及便於刈禾計也。秧把不分散田中，放於田頭或田塹上。插秧者懸直徑約七寸深約七八寸之篾製簍於腰際左邊，以牛皮一方，或竹簾一塊，與身相隔，以防水濕衣袴，將秧苗解散一把或兩把放於簍中，徐徐取而插之。插秧用前進式，與後退者迥異。爲明瞭計，繪略圖如後：

秧田旁均放有牛骨灰一二簍，插秧者於需用時，即以火油桶盛之往，將秧苗之根在骨灰中和之，使骨灰粘於秧根上而後插入田中。（牛骨灰爲發熟有効肥料，凡田多冷浸者用之最驗。）但骨灰多呈白色，係燃燒過度所致，其鈣素已損失不少。（燒骨時，待其燃燒將透即閉熄之，以保存其原有炭酸鈣，則骨灰呈黑色。）

猺婦插秧 廣東北江 猺山之猺人，在插秧時，猺婦祇能拔秧，插秧完全由猺男任之。因彼迷信猺婦所插之秧，不成熟結實故也。在廣西 猺山則猺婦除拔秧外，亦

任插秧之役。在羅香方面之用鏟鏟秧者，完全由猺男任之，猺婦專事分插。在古陳等處之未漢化者其猺人插秧，天未明而出發，天暗始歸，不與他人『打幫』。故在每一處，其插秧者不過三數人，鮮有十人或八人者。以此種極蠢笨而遲緩之分插法，雖有多人亦不合用。



- (1) 窄田先在兩邊各插一兜使成直線，然後補中間之空處，如a圖。
- (2) 田較寬，其兩手不能夠及者，即插直行如c圖。
- (3) 較大之田，無論田之形式如何，先于其寬處插一直行，然後在直行之左右依次插之，進行時，足在已插秧之行中。如b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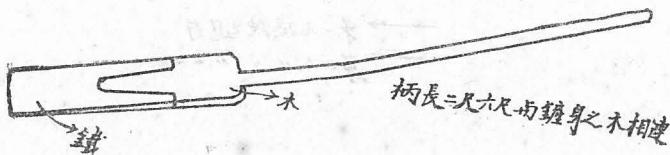
羅香猺村等插秧之互助 在山外漢人與接壤之猺村，如羅香龍軍等處，插秧時完

全互助，不用雇值。故猺婦在插秧期間特別忙碌。未成年之女孩，亦出外幫人分插。凡幫人插秧者，早餐均自食，午餐晚餐則由插秧之主人供給。廣東北江猺山之猺人，其插秧之互助法亦同，惟尚有給工值者。其工貲為男猺每日穀五升，女猺穀四升。割穀亦用互助法，但擔穀者因須力較大，則用雇工而給工資，每日為銀二角。此種互助法，猺人名為『打幫』。

插秧時猺婦肆行盛裝 在古陳等處猺婦於插秧時，舉凡手環頸圈等類，盡其所有著於其身，用以矜式其富有及豔麗。吾曾見一猺婦左手帶銀圈十隻，右手帶圈兩隻，身著新製未洗之青布衣服。吾以為彼係往他家作客而歸者。詢之猺人，始悉在插秧時，婦人爭尚艷粧，除帶頸圈與手環外，並有將特製之白色上衣服之插禾，以顯其美麗。並云：此種習尚，現在較為減少，在若干年前，風行一時。帶手環十餘隻且作盛粧者，曾見猺婦三四人皆然，但未見有帶頸圈者。

平田之小繩 古陳方面之田，多係因山坡開闢而成，山溪之泉源甚高，故雖在山腰或較高之山頂，亦有可耕種之水田。田悉窄而長，有長約半里而寬僅二三尺以至五六尺者。田墻悉窄狹，多不能行人，故山坡之田墻，遙望之，如排列順序之繩條。因田甚狹窄，故用以平田之繩亦特小，高僅二尺，寬二尺二寸，全體用木製，具細小之繩齒九根，其製造較羅香之繩為精，非若羅香之有大小兩種也。因地制宜，亦所當然。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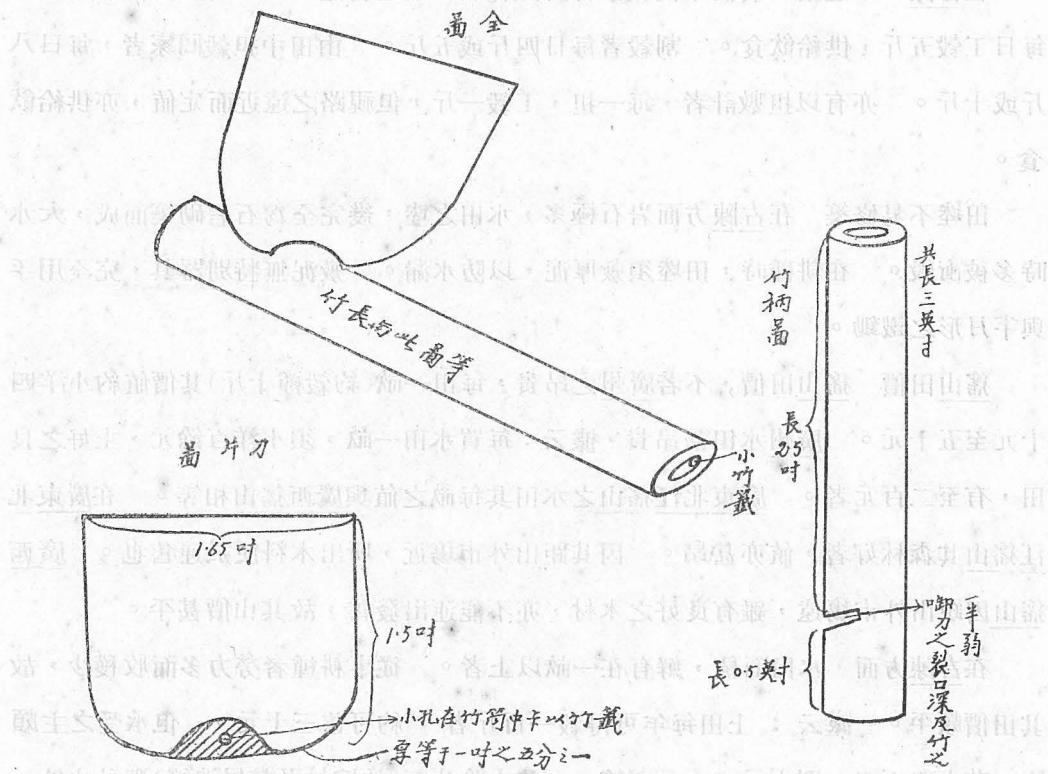


古陳猺人治田之農具 猺山之高除聖堂頂外，則以五指山為最。古陳居五指峯麓，其地亦甚高。猺人之田，多在極陡之山坡，極窄之長條，故其農具均屬小形，以其便於運用也。農具亦甚簡單，翻土用鋤，鋤頗窄，寬僅二寸，長約八寸，廣西之半月式鋤較少。平田惟一小繩（猺人稱趨）。再為鐵製之刀與鏟各一。刀則用以拔田墈之草，鏟則以之整理田墻。其圖如A。

田壩拔草之刀長一尺，尖端鉤，體稍曲，連以木柄，柄長二尺五寸，爲勸拔草之具，田塹間亦用之。其式如圖B。



猺人之割穀刀與割穀 猕人割穀之刀極小而巧妙，其圖如次。



其用法則將刀柄之短竹以右手握之，長端向上，而刀則夾於無名指與小指之間，或中指與無名指之間均可。刀口向前，稍傾斜於左方。割穀時，刀口與禾莖相接，在刀口上之兩指將禾莖握着，指力稍緊，莖即刈斷。每次祇能刈斷一穀穗，聯刈至五六穗或七八穗時，即送入左手握着；左手盈握時，則放於田中。刈時不留莖上之節，其葉即易拔去。穗和禾莖長約尺許。收時，每兩握或三四握合爲一

束，即一隻，以禾草束之。担入村中竹台上或竹架上曬之。待至乾燥，即儲入土倉中。需用時，取出以木棒搗之，始得穀粒。若出售者，和穗秤之。猺人所種之田禾，概無肥料，聞每兜僅六七穗，多者亦不過八九穗云。

割穀之時節 在古陳一帶，因地帶甚高，而氣候頗寒，故插禾須至盛暑之際。在猺人有一定期間，插禾自芒種節前三日開始，插畢約一星期。穀之成熟，須百四十餘日或百五十日，故到霜降節前後始能收割，最遲者須到立冬左右。割穀約二十餘日可能藏事，因其割法甚笨而遲緩故也。

在古陳一帶之猺人於插禾割穀不行『打幫』制，前已言之。凡請人代爲插禾者，每日工穀五斤，供給飲食。割穀者每日四斤或五斤。由田中担穀回家者，每日八斤或十斤。亦有以担數計者，每一担，工穀一斤，但視路之遠近而定值，亦供給飲食。

田墻不易修築 在古陳方面岩石極多，水田之墻，幾完全爲石岩砌築而成，大水時多被衝毀。在耕種時，田墻須敷厚泥，以防漏水。敷泥無特別器具，完全用手與半月形之鐵鋤。

猺山田價 猕山田價，不若廣州之昂貴，每田一畝（約穀種十斤）其價值約小洋四十元至五十元。廣州水田甚昂貴，據云：每買水田一畝，須小洋百餘元，上好之良田，有至二百元者。廣東北江猺山之水田其每畝之值與廣西猺山相等。在廣東北江猺山其森林好者，值亦甚昂。因其距山外市場近，所出木料便於運售也。廣西猺山因距山外市場遠，雖有良好之木材，亦不能運出發售，故其山價甚平。

在古陳方面，水田面積，鮮有在一畝以上者。從事耕種者勞力多而收穫少，故其田價頗平。據云：上田每年可得穀一百斤者，約可售三十元。但承受之主頗少，若中田下田，則十元二十元不等。其山除公有（放棺材及焚屍地等）與社山外，均係各個分段所有，買賣極少。

板猺多居於半山，無水田可種，以翻山坡種玉蜀黍及旱芋甘薯粟稷等爲日食主要品。彼等若得一較平之數分地，有水可以灌溉而種禾稻，則爲不可多得之事。吾曾見一板猺，父子夫婦三人，築一長約一丈，寬不及五尺之田，連石敷泥，忙碌萬分，而其色甚喜。

猺人多用杵臼擣米，以板猺爲最多，正猺花籃猺寨山猺亦有人力臼。吾在大橙猺村曾聞人力臼擣米聲，震耳欲聾，杵臼與廣東北江猺山者同，但未見有水碓。

(十一) 敬神

猺人之祭祖先 古陳猺人於埋入山中之骨灰亦行祭拜。祭時，用米粉和水以箸竹葉封成長約五寸寬一寸許厚約一寸之米粉包爲祭品。又以老鼠一隻，去內臟後，切成數段，頭尾悉全，更有條香，酒，紙錢等不用燭。祭畢回家，在屋中廳前自行喃禱，並將老鼠燒而食之。亦有用鹹魚者。關係用以代豬肉。

猺人之廟及祭神 廟爲土築之屋一間，上蓋瓦，寬約一丈二尺，深約一丈，於屋樑稍前，架木製粗柵欄，中闢大門，以分內外，柵欄外之東面造土灶一，架鐵鍋二口。

廟之裏面與土牆成平行，作一長條土台，長與牆等，高約二尺四五寸，寬約一尺二寸。其土台上供木刻木偶神像十三具（大橙猺村有多至三十餘具者，古陳村之廟亦有偶像二十餘具，此十三具係羅香猺村。）瓦質香爐七個，大小不一，其偶像亦長短不齊。

詢猺人以神爲何名，均不能悉數說出，而其所知者：爲三界王，五穀父母，神農，伏羲，盤古，土地，捉鼠童子，收蟲郎君。三界王位於正中，手均持笏，在三神像之頭頂，蓋粗疏紅布一段及金色紙花兩朵。捉鼠童子，雙手捉一鼠形物。收蟲郎君右手持一木刀。伏羲神胸際抱一圓形物，上畫八卦。其除各偶像，皆合手端坐。茲將其神像之長短，與各神像所設之位置，及已知之神名，繪略圖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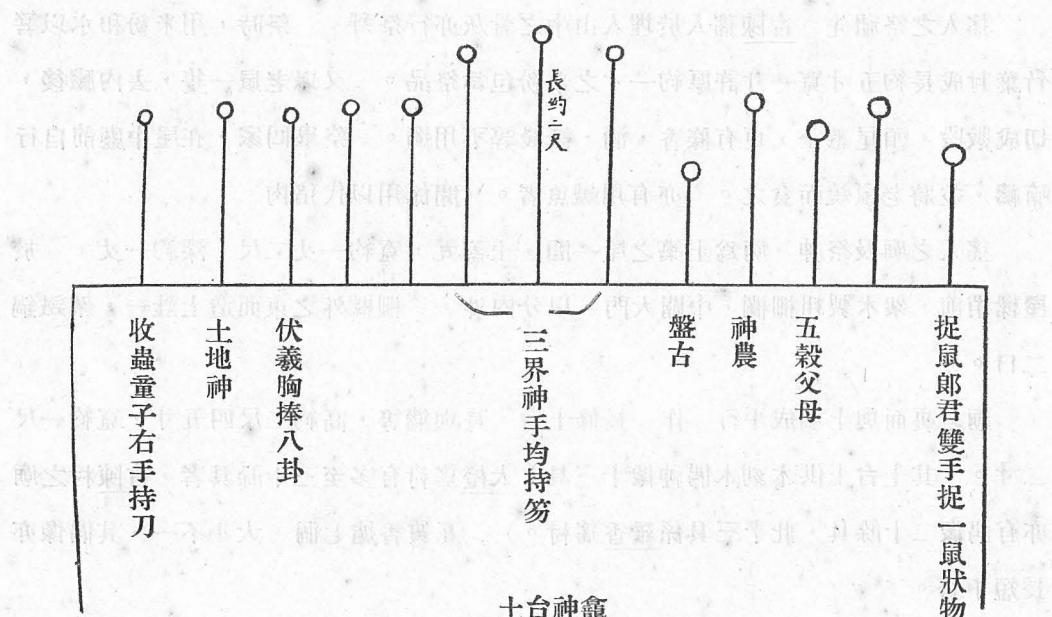
在神台上用三飯碗盛米，有二碗上各置紅紙小包，每包內封銅幣八枚。

奉神者僅羅香村種有水田之猺人等，在廟中東面桌上開一花名白紙單，共三十二人，尾書「豬肉二十二斤，洋七元七角，鷄一隻二斤六兩，貨物一單洋二元二角」等字樣。每股各帶米半升，所需之銀，俟敬神完畢，結算後再行照股分派。

奉神有一定專期，每年二次，均以陰曆爲準，一在三月初七，一在七月十三。

豬肉數方，與豬首內臟等及鷄一隻，煮於欄外鍋中。熟時，將豬肉切成大塊，豬首以一瓷面盆盛之，周圍繞以豬腸，豬尾，豬腳，及肺肝各少許，供於神像前之木

台上。鷄則全體置一盤中，下放鷄血豬血各一小塊，亦供於神像前木台上，用作祭品。又有熟豬肉一長條，置於大碗中，用蘿蔔之乾葉一片，包紅色飯少許，外小酒杯三隻。一猺人以草編之圓籃盛之，手持條香數十，紅蠟燭數隻，攜之出外。詢其所之，則稱赴各處田頭祭石神。(石社音頗相近，想係祭社神也。)



敬神所用物品，除鷄及豬肉外，則有條香，蠟燭，火炮，白紙錢等。又有深黃色紙九張，稍成長方，中間略凹如平頂笠。一猺人將紙分列廟中桌上，另取白色紙錢兩疊，以拳頭壓之，使其一分開，並分放於深黃色凹形紙中，每個五張或六張不等。放畢，將凹形深黃色之紙折合，一一疊之而置於神像台前，以爲敬神時焚燒之用。

彼時巫者（羅香村村長趙寬榮）手攜小油桶，內盛黃酒，背負一面繡花紋，長約一尺寬約八寸之青布袋而至，在門外以手作式，將指向神像如捻訣然。復至神像台前，將酒桶置木台上，行二鞠躬後，默誦數語而止。復行一鞠躬禮後，將青布袋取下而挂於土牆之竹釘上。（正猺本不信巫，其奉神禮節係取法漢人之道教或板猺之巫教，未曾查明。）

木偶神像均靠牆豎立，橫列成一直條，於神像前陳香爐七具，均係陶質，正中一

具略大，其餘左右分列。每間隔一神像之前，陳香爐一具。

土台前面之正中設木台一具，高與土台等，長及土台三分之一，寬約一尺。上設木架獨台一個，酒杯三隻，內面黝黑，非新陳設品。

土台前面正中作圓孔，內放同樣之香爐一具。

柵欄之大門額上，有木板一方，寬約一尺六寸，長約三尺，上刻『穀山祠』三字。在大門外兩邊貼紅紙對聯一付，其詞云：『此日寧龍萬生畫生成須知聖恩德澤』，『良時奠土畏威靈顯應猶藉神佑鴻圖』。在門外上面有木枋一塊，兩端砌入土牆中，上書『大中華民國癸丑年仲冬月中澣三日辰時新建五谷祖廟坐癸向丁分金』等字。

在木偶神像之牆東面貼紅紙一整張：上書神名其式樣照錄如次：

左收蟲童子

勅封遊天得道三界慈父神爺當年顯應伏虎滅蟲馮^樂_戴堯安明之神位

右滅耗郎君

至午後二時，敬神者無若何舉動。吾詢村長於祭神時有無書本？彼稱曰無。又問有何種儀式？亦稱曰無。惟謂：待飯煮熟後，大家齊到神前行叩首禮，即行了事。吾信以爲實。又見猺人到者尙少，遂返寓。後聞一猺人云：村長趙寬榮所負之青布袋中，係裝敬神時行儀式之用具及衣服等，至時尙有禮節一則，彼因恐吾等參觀，特說無若何儀式，而使吾等返寓也。

(十二) 迷信

社山與神廟 猕山各種猺人所通奉之神爲甘王。彼輩以甘王有無上威靈，能主宰一切，五種猺人均祀奉之。又有劉大姑娘亦爲猺人所祀奉。

猕山各村中，均建有小廟，其高約七八尺，寬與高等，深僅五六尺。亦有較大而寬約二丈許，深約一丈許，高逾一丈者。有相距甚邇而建廟兩所者。大廟之神龕多長條木台，小廟則用薄石板架作神龕。每一廟中，所供偶像有多至三四十具者；最少亦十餘具。其形長短大小不齊，有騎馬者，有捧笏者，拱手者，有袖手者。其裝束則有似古裝者，有似流民者，有戴如滿清時官吏之大帽者，有如猺人之髮髻者，形狀不一。顏色多灰白淡藍，紅色頗少。然其粗笨之形狀，足以表現其藝術。

在各廟之前則欄橫木數條，以防牛鑽入而搗毀神像也。

凡廟堂所在之山稱爲社山，大概悉屬公有。社山之樹，多係原始林。故廟堂附近，爲採集植物標本之良好地點。

劉大姑娘之出處 猶山各廟中，皆有劉大姑娘之偶像或紅紙條。吾於猺人家得奉拜劉大姑娘之書一本，皆係七言，因詞太多，不便全錄，特將其出處節要抄下：

『劉大姑娘，平南縣人。住容山七排思迴岩脚下大村心。父名劉國贊。母黃氏。「八郭三年爺懷孕」(錄原句)。兄妹共四人：兄一，有收滅黃蟲之功，封爲劉猛將軍。姊妹三人，劉大姑娘居長，「二妹雲遊天下，三妹唱歌得道」。(原句)劉大姑娘於十八歲時，父母「歸受」，(原句，想係死也)。遂往容山三片岩修行。到清朝同治壬申四月初，玉帝勅封爲神。先因北流容縣黃蟲爲災，傷害禾苗，禾心盡死。山腳有一耕田佬，日日捉蟲。後有神報佢，叫佢開通道路至山嶺頂上，佢開路一日，黃蟲盡被雀食。第二日得銀一包。於是傳聞村中，衆村之人，同齊前往開路。到山嶺之頂，發現香爐一隻，劉大姑娘出而顯神，容顏如生。後來一陣清風，即不見形，衆遂同齊下拜。劉大姑娘曾顯神於象州及柳州，亦得大清人民敬信，曾爲立廟供設神像。無論何人有祈求於劉大姑娘，無不顯應者也。』在猺山廟中，亦書有劉二姑娘劉三姑娘之紅紙條者，即劉大姑娘之兩妹也。

忌日 五月夏至節，爲板猺忌日。五月逢辰日，爲正猺忌日。每逢忌日，凡種有禾苗，山芋，木薯，粟，玉蜀黍，甘薯等之水田山地，不但禁止他人不得步行來往於其間，自己亦不得前往其地踐踏。迷信如有違犯，則所種物品將不成熟或減少收穫也。在九十三河口一帶，自陰曆正月至四月，逢子亦爲忌期，與五月逢辰之禁忌同。

患嘔吐者繫稻草於頸。猺人無醫藥，有病皆迷信爲鬼作祟，故捉鬼之風特行。吾見一猺婦，以稻草一根繫於頸上，如帶頸圈。詢其故，謂係患嘔吐病者，以草繫之，則病可免除。亦係迷信之一。(或係經捉鬼後而作此表示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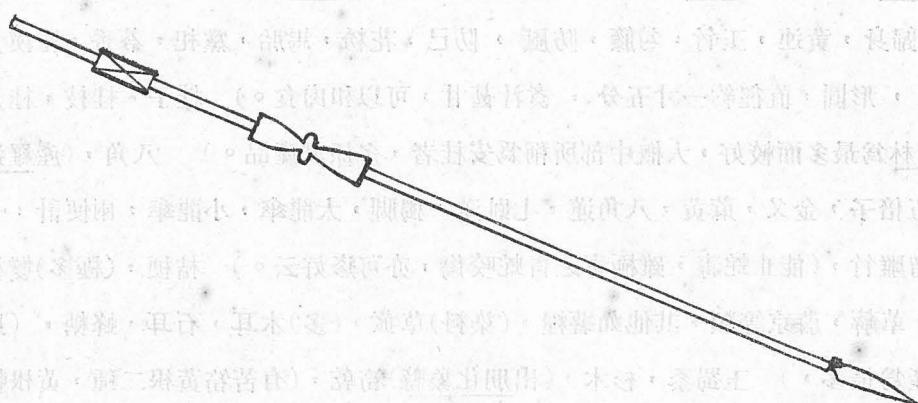
以樹枝代禁止通行 猶人迷信最深，以爲吉凶之事可用人力改換。若聞星命者稱某屋某門近來不利，不可通行，否則將發生不吉利之事。其屋主聞之，即在其門旁插一小樹枝，名爲『插青』，即禁止通行之意。猺人皆知其用意，凡門已『插青』

者，雖係要道，亦不由之經過。聖堂頂之神話二則：猺人謂聖堂頂有神廟，爲甘王爺之棲處。其廟宇於無意中可以得見，故意往觀却不可得。若廟宇須修葺時，自有磚瓦及所需物件出現於聖堂頂。知之者代爲工作，饑時有食，渴時有茶，並有工資給彼，但不見其人。此與任國榮君所著之廣西猺山兩月觀察記中之神話相同。

又稱大欖村（距聖堂頂山下十餘里）有猺人某，入山斫松木作炬，於聖堂頂某樹上採得奇異之果一枚，食之，其味甘美。食後卽失知覺，而不知所之。在山頂雲遊，未得食，亦不飢餓。其予以乃父日久未歸，必係死亡，曾爲之禱祭。越三年，其知覺恢復，由外歸家。家人及村隣人等多不能識。

巫者之杖 板猺信巫教，凡行巫教者，皆備有巫書，神像，竹兜卦，鐵劍等類。

巫杖與廣東北江猺山巫者之杖同，其中間多一正圓長形物，其形如次圖：



捉鬼 猶人甚迷信鬼怪，凡有疾病，傷害，災厄，以及收禾插秧之時，皆舉行捉鬼。捉鬼於夜間行之，凡捉鬼之家，是晚其門卽插青，除捉鬼者外，他人禁止出入。必需品爲鷄一隻及條香紙錢等類，鷄則必不可少。

（十三）疾病與醫藥

猺人與天花 猶人遇天花發生，知其有傳染性，畏之特甚。其已發生者，則送

往極遠之岩石洞中，使與村中猺人隔絕。送往後，另請一漢人照護，亦無醫藥，而聽其自然。大概生還者極少，死則將其屍體於岩穴就近掩埋之，不用火葬。其人之衣服，臥具，以及染天花後所用之器皿等，悉舉而棄之或焚之。其請往照護之漢人，須經過患者死期四十日後，始能回本村。

猺婦生產後，越三數日即可自由來往他人室中，並無禁忌。難產而死者用火葬。

五種猺人中，花籃猺之猺婦，於生產後，須經過四十日始可食鹽。

猺婦撫育小孩，於白晝間無睡窩。出外時，用長布巾負小孩於背後。此種習尚，與廣東北江猺山婦人同。

(十四) 出產

猺山之出產品 猺山出產，以藥材為最多。據古陳方面知所產者，為苡米，黃柏，歸身，黃連，玉竹，勾簾，防風，防己，花粉，馬胎，黨杞，荳香，羅漢角，(果實，形圓，直徑約一寸五分，煮汁甚甘，可以和肉食。)桂子，桂枝，桂皮，(以平林為最多而較好，大概中部所稱為安桂者，多係其產品。)八角，(產羅連等處)五倍子，金父，蘇黃，八角蓮，七趾蓮，獨脚，大龍傘，小龍傘，兩便計，一包針，留雕竹，(能止蛇毒，雖極毒之青蛇咬傷，亦可瘳好云。)桔梗，(極多)雙柏，獨仲，草薢，蔚京等類，其他如薯糧，(染料)草菰，(多)木耳，石耳，蜂糖，(以猺出產為最多，)玉蜀黍，杉木，(出朋化象縣)筍乾，(有苦筍黃根二種，黃根較苦筍佳，每年運出山外甚多，並有漢人或猺人專設之筍廠。)棕皮，以上各種產品其出產量多少不等，每歲運出山外市場發售者，為數甚巨。茶葉亦有少數運出山外。雜木之良好者甚多，惟交通不便，無法運出。

猺山種植之物品 猕人之水田所種者，為粳糯，粳粘兩種。粳糯有芒刺，長約四五分，與湘省所產之麻壳糯同，惟其糯性不若，此外山地所種者，則為玉蜀黍，粟，稷子，芋，菜薯，(少)甘薯，蕷，(春季所種，三月尾正開花。)棉花，苡米，薯糧，茶葉等。蔬菜有辣椒，韭菜，蘿蔔，芥菜，苦蒿苣，金瓜，(大概即南瓜)水瓜，葫蘆，豇豆，扁豆，黃豆，紅豆，生薑等。果類有柿，桃，李，柚子，楊

梅，柑子，荔枝，(少)山薯。(長約一寸，大盈握，可生食。) 板猺有栽慈菇以作食料者。

石耳產於山中之懸岩絕壁上，爲猺山產品之一。因謂其能治咳嗽病，故其價頗昂。(未乾者每斤一元六角或兩元。) 採取石耳爲板猺之特別技能，他種猺人採之者頗少。石耳與木耳不同，木耳生於木上，有柄蒂；石耳則平鋪於石面，無柄蒂，且甚薄，此其較著之差別也。石耳之表面爲烟薰黑色，具有極密之細粉末狀小突起，裏面爲淡灰色或深褐色，外表似甚污穢，未知其味若何。

(十五) 板猺之故事二則

(一) 漢人與板猺渡海，遇大風雨而甚危險，即互相祈禱，求神護佑，並許脫此厄運後，作七日齋戒佛事謝神。後由盤王顯靈，果能脫險而達彼岸。漢人貲財充足，曾修七日齋戒佛事，酬謝盤王。板猺甚窘，無力還愿，故即奉盤王爲家神。現板猺家中所設之神龕而位於廳屋之東西隅者，乃供奉盤王也。其所畫之紙像亦爲盤王。板猺有疾病發生，則祈盤王保佑。祈禱時，必宰豬一頭以祭。漢人與板猺因有同渡海關係，故漢人無論到任何板猺家，板猺均須供給食宿，並招待一切，以報同時渡海求神護佑之誼。

(二) 板猺祖先，形係狗頭。昔日某國王，因外患難平，乃出佈告云：如有人能平此患，願以其女妻之。板猺之祖先往平之。後向某國王求婚。國王視之，乃一狗頭者，欲毀婚，其女不可，乃相與入山。某國王並封之爲王，因名『狗頭王』。後狗頭王夫婦居山中有年，生子女各七人。爾時山中並無其他人類，狗頭王之子女，遂由姊妹兄弟結爲夫婦，各個散處各深山窮谷中以自謀生活，繁衍既傳，即今之板猺也。故板猺於今常云：吾之始祖乃國王之駙馬，吾之始祖母乃國王之愛女也。(此與廣東北江猺山之猺人所說者全同)。

(十六) 風俗

猺人概不蓄鬚。廣東北江猺山之猺人不蓄鬍鬚，身畔攜一銅鉗或鐵鉗，如有鬍刺，則以鉗拔之。故雖年已八旬之老翁，絕無鬍鬚。在廣西之五種猺人，與廣東

北江猺人同一習尚。（貞長河，對連大，十一號民）。樂山（老），好衣，好形，露

露乳及著短褲。猺婦上衣爲對襟，圓領，胸際無紐扣，故胸部及兩乳均露出。但彼等以露乳爲羞，每與吾等於途中相遇，必將衣襟略事收束，用以掩乳。又猺婦悉著短褲，長不及膝。板猺之洗身板猺沐浴用木桶，高及腹，直徑約二尺許，盛水盈桶。閤家男女大小，悉洗滌於桶中。洗時由大及小，公媳男女之嫌亦所不忌。

廣西猺山猺人亦有拜王度身之風俗。廣東北江猺山之猺人『拜王』『度身』，稱爲小登科，大登科，爲猺俗中極通行而且極尊貴之儀式。廣西猺山之猺人，亦有『拜王』『度身』之風俗，惟近來舉行者甚少耳。

此如清並。廿載以來，猶頗時有賜，或試其地，輒知大眾，確然達道人也。天機發人萬。卓對立而劍佩掛腰，腰佩玉器由前。物色相顧，微有子孫。對我曰。物者無主，禮奉自當。列置弋罿，深持酒量，手執利刃，目射利目。是舊衣新服，玄青其色。每王禮奉持我。各照南東之向，應此對面諸物，本無中無外，無與人對。祭良辰一潔宰牲，御酒陳。謂諸王禮奉，正養我武官獻。升壇，則一青牛並。雷允濟，則鬼神也。逐疫，則鬼神也。政肅祖人神也。制國，則鬼神也。

入會城：乞書而出紙，平難患我出，打撲某日吉。有地時雨，張酒設席。二月，送獵王圖。祝水牙圖某而歸。李牛持米酒之邀。或安或其迎，送油乎指。王而與諸因，王餘之送並王圖某。山人與耕氏，仰不食其，被披髮，管頭帶一枝。平玄王而來，願入廟其廟並中山御廟。人計者為守圭。李牛中山署飯大王而與卷。玄今明，耕耕而蒙，皆土基自以中谷源山葉者，其始祖也。其始祖也。山人，太。山人矣玄王圖氏相應敬玄香，耕耕玄王圖氏相應玄香；云常个好酒迎請。即邀迎。即邀迎。（周至善苗族人送山人并山人迎其典）

稻風（六十）

滿首歌，燒眉刺燒頭一腳打臭。燒燒掉下入林玄山林丘並處。撮高不麻人那東側喚，人蔴頭正玄西側喚。燒燒頭珠，撮高丈六八百半腰堵。玄燒燒頭珠，撮